

课程改革一定要“核心素养”吗？

——兼评全球化时代的香港课程改革

尹弘飏

摘要 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两岸三地在本世纪初不约而同地启动了大规模系统性课程改革，且采取了一些十分相似的改革理念与措施。十五年后，两岸三地又几乎同时启动了新一轮的大规模系统性课程改革。然而，在这一波改革浪潮中，三地的改革步调不再一致。具体来说，中国内地和台湾的政策制定明显受到了当前以“核心素养”为主题词的全球教育改革趋势的影响，而香港并未紧跟这股全球化教育改革的潮流，而是对过往改革经验加以扬弃，提出了“学会学习 2.0”。基于对近二十年来两岸三地课程改革路径的比较，在改革路向和政策设计方面，这次看不到“核心素养”的香港课程改革可能做出了更为适切的选择。

关键词 课程改革；全球化；核心素养；学会学习 2.0；香港

作者简介 尹弘飏/香港中文大学课程与教学系副教授（香港 999077）

近二十年来，中国两岸三地至少经历了两轮大规模系统性课程改革的洗礼，且这两轮课程改革都镌刻着全球化的深深印记。就改革实施而言，第一轮大规模系统性课程改革大体发端于2000年前后，三地不约而同地启动了理念与措施十分相似的课程改革，尽管一些改革措施被各自冠以不同名称。第二轮改革大约形成于2014年以来。三地又一次几乎同时启动了大规模系统性课程改革，但有趣的是，在本轮改革中，香港与台湾、内地的步调不再一致。为此，本文将在教育改革全球化的理论背景中梳理香港两轮课程改革的走向，并与中国内地和台湾近来的改革措施进行简要对比，进而对香港近来的课程改革路向和改革政策设计作出分析。

一、2000年前后两岸三地的课程改革

回首望去，2000年可谓当今教育变革研究与发展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年份，因为这一年诞生了第一份专门研究教育变革的国际期刊——《教育变革学报》(*Journal of Educational Change*)。在创刊号上，迈克尔·富兰(Michael Fullan)敏锐地指出，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各国的教育领域出现了一股大

规模改革的回归趋势(the return of large-scale reform),其显著特征便是改变以往零敲碎打的方式,转而关注整个教育系统的素质提升。^[1]就教育变革实践而言,欧美各主要国家当时均已启动或准备迎接意义深远的大规模改革项目:英国正在经历由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领导的工党政府于1997年发动的“国家语文与数学策略”(National Literacy and Numeracy Strategy,简称NLNS);美国则很快迎来乔治·布什(George Bush)上任后在2001年末确定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简称NCLB)。回视东半球,受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OECD)于1996年发布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的影响,各主要国家当时也在为知识经济、信息时代的到来,在教育与人才培养方面进行着积极准备:新加坡于1997年发起了“思维型学校,学习型国家”(Thinking Schools, Learning Nation,简称TSLN)的改革,韩国也在2000年启动了第一个为期五年且持续至今的“信息时代的教育调适”(Adapting Education to the Information Age, 2000-2004)计划。

在这一波教育改革的全球化浪潮中,中国两岸三地的表现十分抢眼。在内地,时称“新课程改革”的大规模课程改革自1999年启动,2001年9月付诸实施,并在2004年迅速扩展至高中阶段。在台湾,1998年3月颁布《国民教育阶段九年一贯课程总纲纲要》,并在2001年9月将“九年一贯课程”付诸实施,而经过数次修订的《普通高级中学课程纲要》也在2008年1月正式公布。在香港,自97年回归就不断酝酿的教育改革终于在2000年揭晓:继教育统筹委员会2000年颁布《终身学习·全人发展:教育制度改革建议》之后,课程发展议会也在2001年颁布《学会学习:课程发展路向》,并在2002年出台了《基础教育课程指引——各尽所能·发挥所长(小一至中三)》,其高中阶段课程改革也在2009年9月付诸实施。结合世界范围内教育改革的发展脉络,两岸三地在世纪之交启动的这些课程改革理应视为各自对这次大规模改革全球回归的响应。

所谓全球化,在教育变革领域,常被用来形容改革、政策与制度超越了国家边界,在各国之间的游走和流动。^[2]若将2000年前后在两岸三地兴起的课程改革浪潮视为一种全球化的体现,它需要具备三个方面的“不约而同”:一是时间与空间背景,二是实施策略或方式,三是改革理念或措施。^[3]第一点无需赘述。就第二点来说,三地大规模变革的启动和实施都隐含了一个前提,即采取由政府或学校外部人士发起的、自上而下的实施策略。第三点最为重要,那就是三地课程改革“不约而同”地采取了许多颇为相似的理念和改革措施。近年来,对三地这一时期课程改革进行比较的研究文献逐渐浮现。^{[4][5]}这些研究表明,尽管三地的课程改革在政策表述上存在些许差异,但改革方向与措施其实颇为雷同,如三地的课程改革都不约而同地提倡终身学习、注重全人发展、培养跨学科的共通能力(如交流、合作、问题解决、批判性思考等)等改革理念。在具体措施上,课程统整、多元智慧、形成性评价、建构主义教学等也成为三地课程改革的共同特征。显然,这一时期两岸三地的课程改革步调十分一致,且具有教育改革